

铁凝著

女性之一种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 11 家

中原农民出版社

NUXINGZHIYIZHONG

JIUSHINIANDAI

NUXINGSANWEN

SHIYIJIA

当娜拉出走的关门声砰地将你惊醒，
当你从梦中醒来开始向生活奉献时，
那梦才会变得真实。

——《女人的白夜》

铁凝



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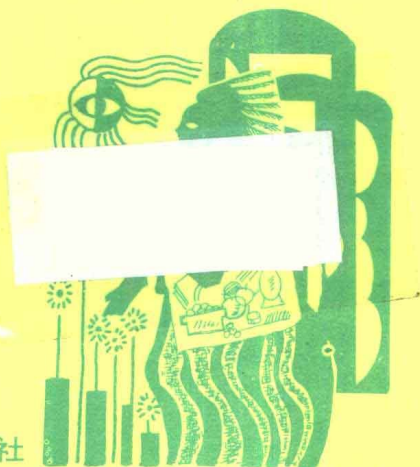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 11 家

I 267

533

女性之一 种

铁凝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7 号

女性之一种

铁 凝

责任编辑 李明性 版式设计 王文雅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印张 114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7-80538-638-2/I·299 定价 5.20 元



铁凝近照

写散文的~~女~~女人※

刘思谦

漫长的不乏繁荣~~昌盛~~的中国文学史背后，遮蔽
隐匿了中国女性的千年苦难千年沉睡。作为人类永
远不可或缺的一半，她们和男性共同承担着人类繁
衍生息生存发展的重任，然而却只能默默承受痛苦
屈辱，任凭男人们用红字黑字朱笔墨笔把她们涂抹
勾画成不是自己的自己。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她们和
全世界的女人一样，在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之前
也经历过一个低头无语喑哑失声的漫漫长夜。只是
在本世纪初那个永远值得缅怀记忆的——人的发现
和觉醒——的盛大节日里，才迎来了自己精神生命
绚丽的日出。中国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五四”女作
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有史以来第一次和男作
家们并肩站在同一条思想的地平线上奋力呐喊尽情
倾诉，在荆棘丛生的没有路的路上为后来者留下了一
串深深浅浅曲曲折折的脚印。30年代以后，尽管

女性作为人的性别之声并不总是清晰有力和不绝如缕，可是毕竟留下了萧红、丁玲、白薇，留下了林徽因、杨绛，留下了苏青、张爱玲等人的大量作品，与“五四”女作家陈衡哲、袁昌英、冰心、冯沅君、庐隐、凌叔华、石评梅等人的大量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80年代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第二个繁荣期，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次新生和繁荣。众多女作家的名字出现在各种文学文本的选集和专集中，女小说家女诗人女评论家和男作家一道拿起笔来继续书写中国知识者的百年忧患百年文学梦，蔚为壮观。然而，在一个时期内不约而同地集中于散文这种文学形式自觉地书写自己作为人的女性意识女性体验，则是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的事情。她们不再顾盼男作家们怎样写和写了些什么，而是执拗地专注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自己所想写的，于是出现了一个包括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个性的散文女作家群，出现了一群写散文的文学女人。

于是有了女性散文，有了这全国第一套“90年代女性散文十一家”丛书。

散文是各类文学形式中最自由的文体，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存在方式。散文的天性和女人的天性最为亲近最为默契。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坛何以会涌现出众多的女散文家和更为众多的散文女作者

女读者的原因。她们迷上了文学迷上了散文，把读散文写散文作为最适合自己的生命创造方式。她们用自己精神生命的汁液在人文精神情感的荒原上浇灌哺育出自己的散文之花。

她们都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人之为人的理性良知唤起了她们对独立、自由、尊严的渴望，锻铸了她们的理想价值观。理想一旦在心中生根，她们便不肯轻易背弃、亵渎她。理想是她们心中的彩虹是灵魂终生为之攀登不息的山峰。她们在心灵的一角守护着理想的圣洁崇高。她们怀念秋瑾、卢森堡，怀念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怀念娜拉怀念那遥远的人类最初一个和谐的平等的母系社会，怀念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与挚爱。她们不阿谀时尚，不媚俗不说假话，在理想四面楚歌之际敢于重提理想。她们也有激情有不平有对时弊对专横愚昧的讽刺、针砭，而这一切又无不基于理想的执著。如筱敏的《俄罗斯诗篇》、《理想的荒凉》，斯好的《给梦一把梯子》、《一封信，永不付邮》、《幻想三题》，铁凝的《女人的白夜》、《男性之一种》，王英琦的《重返“外婆”的家园》、《那有形的和无形的》，宗璞的《松侣》、《星期三的晚餐》等。

她们又都是不能拒绝世俗生活之诱惑的现实主义者。她们终究不能看破红尘，不能不尽心尽职地承担起自己为人子人妻人母的角色命运。于是她们写母爱父爱写亲情之爱，写婚姻写家庭写自己作为女

儿、妻子、母亲等多重角色的真切体验。这是女性文学的传统题材传统母题,90年代女性散文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是以现代女性的生命意识生命体验,超越了这些传统命题的角色局限,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叶梦。她紧紧抓住自己生命历程从出生、初潮、初吻、交媾、怀孕、流产、生育等阶段的切身经历,从生命哲学的层次上体验生命的奥秘探索神秘的女性之谜人性之谜,开掘出每一个女人都要经历的生命现象和平凡的世俗生活中那诱人的生命之美。请读她的《我不能没有月亮》、《紫色暖巢》、《不能破译的密码》、《今夜,我是你的新娘》、《失血的灵肉苍白如纸》、《创造系列》等。宗璞的《哭小弟》,斯好的《等待》,陈丹燕的《谜样的姑妈》、《美丽的女人翠西》,李佩芝的《平心静气做女人》、《家的感觉》,王英琦的《诞生》、《家累》等,于平凡庸常的世俗生活中闪烁出澄明的女性性灵之光。她们中有的曾因世俗生活的缺憾或不幸而读禅悟佛游历佛寺尼庵,但终究还是尘根未断,“让不愿皈依的灵魂永远流浪着”。请读郭淑敏的《一日佛门》、《与耕云先生一晤》,廖华歌的《玄色月》、《缘的脚步》,以现实生活为基点体验感悟神秘的宗教,也别有情趣。

她们追求爱和美,爱和美又陶冶了她们的率直性情和纯真的心境。她们写人间的真情至性也写善解人意的小动物写山水石木河湖大川,写人对动物

对大自然性灵之美的感悟。宗璞的《紫藤萝瀑布》，铁凝的《河之女》是真正的美文。还有铁凝的《告别伊咪》，宗璞的《猫冢》，郭淑敏的《我的养猫史》都是写猫却一点儿也不雷同，三只猫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神态举止，这很有意思。筱敏的《仰望星辰》，李佩芝的《岁月之雪》，陈丹燕的《中国少女》，郭淑敏的《谒昭君墓》，王英琦的《我遗失了什么》等，也各具特色。

本丛书的编排体例是以每一位女散文家的作品为单元，一人一集合起来构成一个女性散文的结构整体。这种编排体例体现了编者以个体为本位的生命美学观，同时也是基于精神产品之个体性、丰富性。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女散文家。我们不愿意以女性散文之抽象共性淹没任何一位女散文家的个性风貌。我们的初衷是想通过本丛书的出版，让每一位女散文家都像夜空中一颗不可替代的星，在相互的映照中闪烁出自己的熠熠光辉。同时，从女性文学、女性散文的阅读和研究的角度来看，也便于提供一份完整的更接近于作家本体的资料，自然也便于她们相互之间的比较、启发和促进、提高，从整体中见出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由于种种原因，此次未能编到张洁、王安忆、舒婷、张抗抗、唐敏、苏叶、高红十、梅绍静、张立勤等的

作品,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散文爱好者、散文作者及女性文学读者、研究者的喜爱和支持,希望有更多的散文女读者拿起笔来写散文,希望本丛书在不久的将来再版时能够扩展为十六家、二十家……

注:此标题从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散文中借用了“文学女人”这一概念。她写了一个“文学女人系列”,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兴趣。

1993 年岁末



女人的白夜(代自序)	(1)
就这样走着,劳作着	(8)
又见香雪	(12)
李羚带我“回家”	(19)
申跃中的故事	(26)
山不在高 ——贾大山印象	(31)
我看张立勤	(42)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48)
我要执拗地做诗人	(55)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62)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71)

冰心姥姥您好 (75)

《第四十一》梦 (80)

面包祭 (85)

告别伊咪 (95)

门外观球 (120)

河之女 (126)

与陌生人交流 (134)

城市的客厅 (141)

草戒指 (146)

洗桃花水的时节 (152)

三月的一个晚上在福州 (159)

男性之一种 (166)

女性之一种 (171)

孩子之一种 (177)

林肯中心之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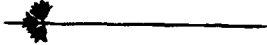
——访美琐记 (183)

空中朋友 (190)

〔附录〕

我的小传..... (197)

由纯真走向成熟(评论)..... 刘思谦(202)



女人的白夜(代自序)

我坐在窗前看窗外的窗，窗外的窗子静静地看我。

在白夜里我才知道，我看世界时，世界也在看我。

奥斯陆的白夜银白银白。夜最深时也能辨清对面窗子窗帘的颜色。那亚麻色的窗帘夜夜从不关闭，我才知道对面这老式房子并非一幢公寓。

我依然认定对面的窗子便是娜斯金卡的家，这少女的外婆正用别针把外孙女和自己别在一起。可娜斯金卡还是有办法逃走，于是，彼得堡朦胧、湿润的白夜里便有了娜斯金卡和她的爱情故事。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十几年前它就给了我那样美好的心境。当我在黑夜里梦见白夜时，那白夜就是娜斯金卡纯净的脸。

十几年过去，我看见了真正的白夜。如今我置身

奥斯陆的白夜中，又听见了另一个白夜的故事。

6月23日是北欧的仲夏夜狂欢节。这天白夜最长，人们在黄昏相聚海边，点起篝火，彻夜欢歌。古时这节日却是以拿女人祭神为内容的。小镇上的人们在海边燃起火堆，将一个被镇长认定有罪的女人扔进火里，烧死她以换取整个小镇的清白。

女人们惧怕这白夜的来临，惧怕自己被镇长选中，于是加倍地小心作人。

可是，每一年的仲夏夜，火堆里仍然要投入一个女人。女人们仍然要在这里战栗着狂欢。

多少多少年后，当又一个仲夏夜来临，又一个女人就要被扔进火里时，一个聪明、勇敢的女人决意夺回女人的命运。她站出来质问镇长，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将被烧的女人有罪。镇长也很聪明，说：可以将这女人装进麻袋，绑好投入池塘。假如她飘在水面，说明她是清白的；假如她沉了下去，便是罪恶深重。

人们雀跃着涌向池塘，去观赏这种验证。自然，镇长选中的女人永远是沉下去的。这种验证的方式不过使用来祭神的女人在火的折磨前又加一层水的折磨。

多少多少年后，仲夏夜狂欢的篝火里不再投入女人，时代终于使活人换成了草人。草人敷衍了神灵，草人使女人松了一口气。仲夏夜可爱了，篝火旁

响起了没有战栗的歌唱。

可那草人的样子是男草人还是女草人？我一直想问问讲故事的人。

当我在一个白夜从易卜生的故乡斯凯恩乘车返回奥斯陆的时候，沿途那幽深的有野鹿出没的森林里，那起伏着绿色松涛的山谷里，到处都响着娜拉出走时的关门声。这关门声曾经响彻了全世界，如今在这明如白昼的夜色里，它格外的清晰、真切，就像是回答着古时那个镇长的暴虐。

于是，世界上那么多的女人被吸引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来了，人们称这些人为作家。

于是，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娜拉的故乡开幕了。今年的6月23日，参加书展的全体女作家聚会在英格亚德海湾，燃起篝火，共度狂欢之夜。

于是，奥斯陆慷慨地将今年的仲夏夜献给了更多的女人，女人在今夜决定一切，享受一切，统治一切。这里有梦中有过的美妙意境，这里有我们不曾有过的梦。

英格亚德海湾的松树绿得年轻，海水蓝得响亮。橘红色的太阳在深夜十一点的海面半浸着身体，久久不愿沉没，就像在倾听芬兰女作家正在演唱的那粗犷、幽默的无字歌。在她家乡的山谷里，当人们彼此相隔很远地劳动时，就靠了这无字的歌声沟通着心灵，传递着彼此的消息。

一个弹着吉他的女歌手也在唱。歌声就像她那白布衬衫和褪尽颜色的牛仔褲、平底鞋一样简洁、朴素，却叫听的人要哭。她尽心尽意地向海倾诉着她的灵魂，这种倾诉感曾经离我们多么的遥远。

一个头戴花环的少女从我身边走过，手里还有鲜花。夕阳照耀着她唇边细密的金色茸毛，她是多么年轻啊。

我想起了远离着我的年轻朋友。

一个农村姑娘对我说，她一定要等学会写情书之后再谈恋爱；

一个城市姑娘对我说，她讨厌她的未婚夫是因为他太爱她；

一个从未经过伤心事的女孩子对我说她的灵魂整日充满了痛苦；

一个历经坎坷的女人对我说她活得很愉快。

我还想起近在咫尺的新朋友。

那作了母亲的挪威汉学家易德波告诉我，当她乘电车上班时，看着电车里的男人们，便开始假设今天她在精神上该同他们中的哪一位结婚。我问她结果怎样，她说结果他们都叫她失望，那唯一沉淀在她心里的人还是她丈夫。可再乘电车时，她还是假设着那精神上的结婚。

女人的愿望是这样复杂又这样简单；女人的要求是那么多又那么少。